

▶▶▶走进东太行看脱贫

三六沟的顺口溜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陈忠华、闫起磊、白明山)如今在三六沟村谈婚论嫁,板栗绝对是“摸家底”时必不可少的选项。

“过去相亲重房产,如今相亲看果园。谁家板栗果园大,儿子娶媳就不怕。为啥?”72岁的贾振书卖了一个关子,然后答道:“家有千棵板栗树,小康路上迈大步。”

河北省赞皇县三六沟村地处太行山深处,贾振书在这里当了近3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

自1982年开始,贾振书和他的后任者一门心思带领村民种板栗,硬是将一个穷山沟变成了“太行板栗第一村”。

顺口溜朗朗上口,平实有趣。当过老师的贾振书不光会“说”,还特别能“干”。

昔日的三六沟,偏僻闭塞,800多口人分散居住在3条大沟、6条小岔里。人均不到半亩地,土地贫瘠,水源奇缺。虽有18000多亩山场,但荆棘遍野,灌木丛生。

贾振书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陷入思索:不能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必须向荒山要活路。

可高山陡坡能种啥?桃、李、苹果是水果,三六沟地理条件不合适;大枣、柿子是干果,气温和土壤又达不到要求……

挑来选去,贾振书相中了板栗。

“桃三李四梨五年,要吃板栗十八年。”

当时有村民不看好种板栗:山上倒是有几棵1958年种的板栗树,二十多年才长到碗口粗,果子少得可怜!

“冷言冷语”没有浇灭贾振书的热情,几番外出考察后,贾振书从外地引进了板栗新品种,通过嫁接等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挂果。“眼见为实”的村民们,开始陆续跟着种开了。

“拦沟垒坎整梯田,一树一座小水库。”荒山陡坡水土难保持,大伙就修梯田,不能修梯田的,就挖鱼鳞坑。破石填土,引水上山,全村人愣是用十几年修出7500多亩梯田,挖了36700多个鱼鳞坑。

2008年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占朝,继续带着大伙“咬定板栗不放松”。如今,三六沟村共种植1万多亩约60万棵板栗树,年产鲜板栗1500余吨。仅此一项,全村人均增收6000多元。2018年,曾经深度贫困的三六沟顺利脱贫出列。

近两年,随着太行山高速路的通车,三六沟的板栗驶上了快车道,这让村民的劲头更足了。接下来,村里还要建板栗加工厂,打造板栗观光游,将板栗做成“板上钉钉”的致富产业。

“跟着专家学,围着市场转,一任接着一任干,家乡变绿果满山。”贾振书说,种板栗也要讲科学,这些年他们更新过20多个板栗品种,还见缝插针种了核桃等林果。

“如今的三六沟,板栗遍山川,核桃满沟沿,山无闲土坡,户有致富果,家家都有小汽车。”采访结束时,贾振书又来了一段,说完自己也乐了。



唐荣福老人(9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白明山摄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陈忠华、白明山、范世辉)1921年出生的唐荣福今年100虚岁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有生以来搬了四次家,如今住在龙泉关新区,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

龙泉关新区是河北省阜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建在龙泉关镇中心。2019年7月,唐荣福和儿子唐俊有从太行山深处的黑林沟村搬下来,住进了一套50平方米的安置房。

18岁那年,唐荣福到地主家当长工。“玉米棒子芯磨了,加点野菜蒸了吃,一年下来,总填不饱个肚子,逃荒到山西的舅舅家。”他伸出了两个手指:“舅舅给了一间房,租了点地,一年租金是两斗燕麦。”

他第一次搬家是“跨省搬迁”:20岁时,他从黑林沟村搬到一山之隔的山西省五台县铁堡村。

1962年,因为媳妇生病,唐荣福搬了第二次家:从五台县搬到阜平县小胡卜村,黑林沟的一个自然村。“为啥不回原来的黑林沟呢?”记者问。唐荣福回答:“这是不同的生产队,黑林沟人多地少,小胡卜村人少地多,在那儿盖了三间房。”7个孩子越长越大,小胡卜村磨面不方便,吃饭又成了大问题。于是,唐荣福决定第三次搬家:从小胡卜村搬到最初的黑林沟。在黑林沟村,唐荣福一家一直住到2019年。

说起以前的黑林沟,5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罗四清很感慨:“土地望天收,穷得很,十里八乡都说‘有女不嫁黑林沟’。”住在村里,取暖、做饭都得用柴火。“冬天上山砍柴,手上裂开一道道口子。平手里伸出手来,指甲缝都是黑的。”唐俊有插话说。

阜平县“九山半水半分田”,村庄分散,住房条件差。2016年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先后建了39个集中搬迁安置区,龙泉关新区就是其中之一。

谈起现在的生活,唐俊有掰着手指说:“流转出5亩多地,一年4700多元;当生态保护林员一年收入8000元。父亲有养老保险、低保,还有高龄补贴。”

聊到这,唐荣福有点困了,蜷在沙发上,头越埋越低。唐俊有起身带记者参观新家。“新房子冻不着、热不着,做饭方便,还能洗上热水澡。”唐俊有笑着说。见记者起身要走,唐荣福又来了精神:“中午别走了,在家吃饭呀!”老人热情地挽留。

百岁翁的搬家史



龙井茶助力摘穷帽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陈忠华、闫起磊、白明山)“俺们这儿的茶树,‘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有机肥,‘住’的是风景区,想买茶叶还要提前预订呢。”

太行山深处,河北省灵寿县南营乡东寺岭村新建的茶楼里,36岁的村民安丽媛一边娴熟地为客人泡茶,一边流利地介绍“太行龙井”的独特品质。

茶楼下是慈河源头谷地,溪水潺潺流过,茶园郁郁葱葱,山水茶园浑然一体。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业界曾普遍认为,茶树生长“突不破三八线”——北纬38度以北无法有效生长。但这一观点正在被一场历时20余载的“南茶北移”试验改变。

20世纪90年代,曾在河北省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任职的灵寿人张占义,从南方移植来“龙井43号”茶苗,经过反复试种、破解茶树过冬难题后,终于在北纬38度以北的南营乡成功种出了龙井茶。

2009年,东寺岭村党支部书记王献民率先试种了4亩“龙井43号”。2012年春天,他的茶园迎来了第一次收获,20斤干茶一上市便被茶商抢购一空。

试种成功后,村民们开始跟着王献民学种茶树。东寺岭村成立了由全体村民入股的“盘龙湾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方嘉木出太行。过去只会种玉米和土豆的安丽媛,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侍弄这些原本生长于南方的茶树,成了一名茶农。

“小茶树可娇嫩着呢,采茶的时候不能掐,要用两三个手指头轻轻地揪,不能破坏嫩芽的形状……”如今的安丽媛,除了在合作社入股分红,还常年在茶园打工,光是今年采春茶就挣了1.6万元。

目前,合作社经营的优质茶园已达120余亩,年产高品质干茶900余斤。在合作社的带动下,东寺岭村民通过打工、分红,户均年增收4000元左右,曾经深度贫

▲大图:河北省灵寿县南营乡,当地村民在茶园内采摘绿茶青叶(4月8日摄)。梁子栋摄

小图:灵寿县南营乡东寺岭村盘龙湾茶叶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展示用自家产的新茶泡的茶水(4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困的东寺岭村实现了脱贫摘帽。

“种茶已经成为我们的长效脱贫产业。”南营乡党委书记胡延卫说,全乡已建成高标准茶叶基地400多亩,覆盖了6个村,有效带动了800多户村民脱贫增收。

南方嘉木落户巍巍太行,融为美好生态的一部分。下一步,当地将结合丰富的旅游资源,规划茶旅融合。“绿水青山出好茶,将来我们还要开发茶体验、茶文化。”胡延卫信心满满地说。

博物馆暗藏致富经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陈忠华、闫起磊、白明山)100年前的织机,200年前的纺车,300年前的布料收纳柜;从粗布衣服到时尚女包,从床上用品到餐巾杯垫,从传统纺织表演到新品发布T台走秀……

走进位于河北省赞皇县刘家庄村的“原村土布博物馆”,感受到的是土布不“土”。在这里,80岁的“织娘”和年轻时装女模同台献技,小山村的“非遗”技艺透出“国际范”。

“原村”不是一个村子,而是泛指赞皇县所有纺织棉布的村庄。原村土布寓意用原始工艺生产“原汁原味”的土布。2013年,赞皇县原村土布纺织技艺被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62岁的崔雪琴既是传承人,也是“原村土布博物馆”馆长。

“我们用原始纺车和木织布机,一梭一梭纯手工编织,从采棉到成布,大大小小要经过72道工序。每一块布料,都凝结着传承与专注。”说起原村土布,崔雪琴的痴迷之情溢于言表。

土布博物馆展示了传统文化,也带动着一个产业。2007年,在当地政府扶持下,崔雪琴成立了原村土布专业合作社,逐步从一个手工作坊,发展成集生产加工、研发、销售为一体的规模化企业,带动了6个乡镇17个村、800多名妇女脱贫致富。

“卖布,更是在卖文化。”崔雪琴说,她们正在土布博物馆的基础上,打造一个融合土布加工、文化展示、游客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为一体的原村土布文化产业园。

在约10公里之外,另外一个乡村博物

馆——蜜蜂博物馆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每逢节假日,都会有游客带着孩子来这里参观游玩。规模不大的博物馆里,有传统和现代养蜂工艺展览、蜜蜂科普知识长廊,还有蜂产品健康养生文化展示。

蜜蜂博物馆的创办人,是当地有名的“养蜂大王”陈秀英。20世纪90年代,陈秀英率先组织起养蜂协会,带领全县蜂农闯市场。目前,全县已发展1260个养蜂户,遍布11个乡镇96个村,共养蜜蜂5万多箱。养蜂业已成为赞皇县一大特色扶贫和富农产业。

2016年开馆以来,每年都有上万人参观,游客在游玩体验中,反过来又带动了蜜蜂产品销售。”作为赞皇县土蜂蜜酿制技艺传承人的陈秀英说,蜜蜂博物馆是蜂农的“金字招牌”。

咎见铺迎来大老板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陈忠华、范世辉、白明山)“29、30、31……”早饭刚过,圪腊铺村党支部书记王海生就做起了交通引导员,他细数着进村车辆,并打手势引导游客停车入位。

“欢迎来我们‘咎见铺’,这会儿山上红叶正好看哩。”

河北省涉县圪腊铺村地处太行深山区,有103户310口人。这里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历史上被称为“咎见铺”。如今,很多村民仍沿袭这一叫法。

回忆过去,老支书姜成香脸上浮现出几分苦涩:“最大的问题就是路不行,出不去进不来,到镇里开个会,要先行3个小时,到12公里外的青塔村坐班车。冬天路滑,还栽到过沟里。”

有村民戏称出村路就是一条“弹簧路”:农用车开在上面颠得不行,人就像坐在弹簧上,上下乱蹦。“不管谁出门,先要把车轮的螺丝紧一下,而且还要备上些螺丝

螺母,路上跑去了好随时换新的,曾经还有人把车轮都跑掉了。”村民姜建国说。

村里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连翘,品质好、药效佳。然而,路难走,没人收,别的村三四元钱一斤,“咎见铺”却只给一两元钱。

“咎当,咎当……”2017年,建设“千里乡村振兴路”的挖掘机开进深山。涉县计划从修路入手,打通制约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路梗阻”。

仅仅100多天,一条从涉县东南到西北、穿越10个乡镇158个村、总长1300多里的“千里乡村振兴路”建成通车。

宽阔的柏油路通进了“咎见铺”,激活了小山村一池春水。今年连翘价格格外好,每斤能卖到10元钱,采连翘的村民平均能挣到8000元到1万元。

更让王海生没想到的是,昔日少人问津的“咎见铺”竟然迎来了投资者——来自邯郸市的老板要在这里承包荒山、流转耕地发展种植、养殖和农产品深加工。

“很早就看上了这里的生态,但是苦于交通不便,难以开发。路通之后,我们专程到村里考察,最终决定投资。”河北泽信林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杰说。

2019年,韩杰与村里签订了7000多亩荒山的承包协议。这让村集体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而村民还可像往年一样上山采连翘。公司还将流转耕地搞特色种植,集中连片打造民宿,改造提升村庄面貌……

白墙灰瓦、断桥铝门窗、石膏板吊顶……曾经破旧的村“两委”办公场所,如今被整修一新。

“20多年了,村委会总算是换了个样儿,这几间我们办公用,那几间暂时给开发企业用。”王海生高兴地说,“咎见铺”终于跳出了犄角旮旯。

2018年底,河北省太行山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条全长651公里的扶贫路、发展路,串起了很多类似“咎见铺”的偏远村庄,按下了山乡脱贫振兴的“快进键”。

重庆三峡库区年产中药材40多万吨,有“中华药库”美誉。然而,大山阻隔下各种中药出不了山、卖不上价,药农守着“宝贝”却受穷

近年来,重庆瞄准库区中药材产业发展堵点,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大力发展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产业发展新路

一场围绕“宝贝”出山的产业攻坚战正在改变库区模样……

新华社重庆11月10日电(记者陈国洲、陈青冰)重庆三峡库区是黄连、半夏、木香等近百种道地中药材主产地,年产中药材40多万吨,有“中华药库”的美誉。然而长期以来,大山阻隔下各种中药出不了山、卖不上价,药农守着“宝贝”却受穷。脱贫攻坚中,一场围绕“宝贝”出山的产业攻坚战正在改变这里的模样。

深秋时节,走进海拔2000多米的重庆市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七里坪地区,一股清香味扑面而来。两万多亩连片木香一眼望不到头,处处可见药农们采挖、烘烤木香忙碌的身影。

64岁的药农李棉友忙着运输坡地上收获的木香。开车行驶在去年修成的产业便道上,他格外高兴。“修路说要占我2亩地,我马上就同意了。果然,路通之后一切都方便了,再也不用我生拉硬扛了!”

李棉友所在的泉秀村气候条件独特,尤其适合木香生长。小小的一个山村,木香产量就占全国产量的25%以上,有“中国木香第一村”之称。

然而,泉秀村处处都是悬崖峭壁,上山下山都不是一件容易事。71岁的唐绍权现在还记得以前翻山采挖木香的情形。“天亮时背着上百斤重的生活用品上山,要7个小时才能到山上。几个月的采挖结束后,又得一趟又一趟地背着上百斤重的木香下山。”

此外,过去村民“单打独斗”,经常遭遇药商压价,好木香卖不到好价钱。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总农艺师洪国伟说,泉秀村药农的遭遇在重庆三峡库区170多万个药农中十分典型。2017年以来,重庆市在实施产业脱贫中,瞄准库区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堵点,在大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大力发展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产业发展新路。

2018年,通往泉秀村的15.2公里盘山路全面拓宽硬化;2019年,泉秀村七里坪木香基地产业便道修成,与此同时,泉秀木香种植股份合作社建成,与太极集团等中药材龙头企业进行合作,统一销售木香。

“现在大家抱团取暖,价格稳定,许多贫困户成功脱贫,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万多元。”泉秀木香种植股份合作社负责人谢国友说,2019年,合作社成员达146户,其中贫困户82户,都已实现了脱贫摘帽。

开州区委书记冉华章说,“宝贝”能出山仅仅是产业脱贫第一步,要想让库区药农真正依托中药材稳定脱贫致富,就必须拉长产业链,深度挖掘中药材附加值。

“每公斤天麻的收购价约400元,制成破壁天麻粉剂后则论克销售,每公斤高达两三千元!”重庆荣康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说。

如今,在开州区浦里新区,一个规划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重庆生物医药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已有荣康堂药业、天致药业等16家生物医药企业入驻。

此外,围绕三峡库区道地中药材,越来越多的交易博览会、中医药学术论坛、中药材研究院正在库区集聚。今年11月6日,第二届三峡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在开州区举行,来自国内北京、上海、四川、安徽等省市,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知名企业,与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县现场签订50个项目,涉及签约金额达105亿元。

博览会期间,重庆三峡中医药研究院挂牌成立,将为三峡库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三峡库区不仅有治病良药,还有脱贫良药!”中国中药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房书亭在博览会上说,借助国家产业脱贫大政策,古老的中医药产业一定能给大山深处带来更多新的致富希望。

从「中华药库」里探寻脱贫致富「良方」